

Q: 你最喜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什么?

A: 我欣赏并学习的人有很多。仅举几个为例。马塞尔·杜尚 (Marcel Duchamp) 为我们今天的创作奠定了基础, 是第一号祖父级艺术家; 而出于别的原因, 路易丝·布尔乔亚 (Louise Bourgeois) 是最好的祖母级。我很喜欢瑞士二人组合Fishli & Weiss, 喜欢他们的幽默和对平凡事物的运用。我也喜欢Lao Guohe荒谬的绘画和标题, 它让我笑得不得了。比利时艺术家Jan Vercruyssen的作品对年轻时代的我影响很大。杨福东最近的“国际饭店”(International Hotel) 系列里的一张照片, 让我非常感动。穿泳衣的女孩蜷缩身子, 坐在游泳池旁的跳台上。这幅照片表现了一种对行动的拒绝、对期待之物的突破, 非常美。

Q: 你最欣赏的女性气质是? 为什么?

A: 我最欣赏女人体内优雅和力量的结合。如果只有优雅就太平凡了。只有力量就太粗俗了。无论她的体形、年龄或肤色如何, 只要她同时拥有这两种气质, 她便掌握了一定的平衡。女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 在行为和外表上必须显得美丽温柔, 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该为自己保留一个地方, 容许自己偶尔变得大胆、邋遢和狂野。

Q: 你的时间观念是?

A: 在我的想象中, 时间是一条很长很长、快速移动的带箭头的线。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, 于是我过去以为时间是线性的, 事情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; 但现在我常常意



比利时艺术家Heidi Voet过去6年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。她刚完成“Shoot & Sprout”系列, 包括7幅摄影作品。这些图像类似原始部落的雕像或面具, 却不是用木头或石头, 而是用普通土豆雕成的。土豆雕好后便渐渐萎缩, 变得有点像木头, 然后又开始发芽长大, 接着便被拍进照片。它类似人种学照片, 看起来像古代雕塑, 但它正在发芽, 长出根系。这个项目将在上海视界艺术中心(V Art Center)首先展出。此外, 她正在制作明年在比利时展出的一个装置, 并在写一本书, 预定2013年9月出版。

Heidi Voet © Heidi Voet

识到, 事情其实是以循环的方式展开的。所以, 我要画一个圆。它也许是个精确的快速旋转的圆, 中间有个黑洞。

Q: 你平常的timekeeper是什么?

A: 我喜欢我的80年代金色卡西欧手表。我现在发现, 在复古表款上查看当前的时间, 真是挺有趣的。我也戴不同颜色的电子表, 还早我把电子表用在过作品里呢, 那就是《6害怕7吗/因为7, 8, 9/我就要失去我发现的东西了》(Is six afraid of seven/ 'cause seven, eight, nine/ I'm about to lose the pieces I find)。我喜欢好玩的手表, 可以对抗时间加在我们身上的重量。

Q: 请和我们分享你生命中的各种“时刻”?

A: 沉浸在工作中, 可给我连续不断的愉悦享受。跟我喜欢的人共度时光, 也让我很开心。但最幸福的时刻是我的双胞胎宝宝出生。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早晨, 我让他们看

台北初升的太阳, 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看得到。能与某人共度他的第一个早晨, 与他们分享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早晨, 真是非常惊人的体验。这真的很特别, 仔细想想, 这事可不常有。我意识到我们对彼此的强大影响, 他们将成为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 正如所有孩子之于父母。最痛苦的一刻是某位好朋友选择了死亡。我真想回到惨剧发生前的一刻, 让一切逆转, 但是时间的凄美之处正在于它是不可逆的。

Q: 你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是?

A: 15岁那年, 我在荷兰海牙看了一个抽象绘画展览, 是来自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的展览。那是学校组织的参观, Kazimir Malevitch (1915年) 的黑色方块在众多展品里是那么突出, 让我深深着迷。我买下展览目录, 并深入研究它。在此之前, 我以为艺术就是美学和技巧, 就是观看和制作漂亮的图片。这些抽象作品为我开辟了一个全新世界。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我仿佛得到了天启, 在艺术里找到多种意义, 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信仰体系。但我自己从来不是画家, 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。